

臺灣漆藝的建立

Beginning of Lacquer Art in Taiwan

文／吳巧文 Wu Chiao-we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資料數位典藏創新計畫助理)
 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NTHU、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NTCRI、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HM、郭双富 Kuo Shuang-fu

本文以「蓬萊漆器」的發展興衰，梳理了臺灣漆藝產業的前期發展。日治時期日人在臺成功栽種漆樹、量產漆器，加上以土產品形象為主的「蓬萊漆器」行銷成功，促成1928年設立為期19年的「臺中市工藝傳習所」，漆藝技藝養成受重視，培育了臺灣第一代漆藝師，開啟臺灣漆工藝文化的序幕。

With the focus on Penglai lacquer ware, we take the readers on a journey to explore the early developments of lacquer art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Japanese grew lacquer trees and produced lacquer products. The success of Penglai ware featuring local elements gave birth to the launch of Taichung City Craft Workshop in 1928 that ran for 19 year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started to go to lacquer art and that is how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aiwan's lacquer artists came from. It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lacquer art and culture in Taiwan.

傳統的臺灣漆器

現今社會似乎對漆器較不熟悉，說到日用品，第一個想到的通常是陶瓷、金屬等材質，而在早期的家具中，木製也是一項極為大宗的材質，為保護木材不因環境因素導致變形腐爛，木製器物或建築大多會在外層髹漆，並增添裝飾以提升精緻及美觀程度。

早期的臺灣並沒有屬於自己的漆文化系統，而是隨著明鄭、清領時期，漢人遷移至臺灣後，將他們所熟悉的福州漆藝及泉州漆藝帶入臺灣。最大宗的漆，多被使用於建築中的髹飾、傳統嫁娶活動中的謝籃、桌椅、眠床、化妝盒，傳統漢人宗教習俗中神佛像等的製作。其中最特別的是在神佛像的製作中，以屬於泉州系統裡的「漆線裝飾」技法最具代表性。作法是將生漆混合磚粉等材料後揉成線，然後以此漆線塑造神佛像的服飾、器具等圖案，使作品更具有栩栩如生的立體感。

到了日治時期，日本人帶來了不同於漢人的漆器，但福州與泉州這一類型的漆器，與漢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以直至今日也未曾間斷。



以「漆線裝飾」技法所製作的神像
 「四湖參天宮木雕關聖帝君像」
 (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臺灣漆樹的栽種

早期臺灣雖沒有屬於自己的漆文化系統，但有原生漆樹，主要生長在貧瘠乾燥的海岸邊，被稱為「臺東漆樹」，漆液呈濃稠的灰褐色，質量並不好，因此未曾被應用。

1920年日本營林局決定在臺灣試種漆樹，包含海拔較高的日本漆樹、一般熱帶平地的安南漆樹及印度漆樹，期望可以產出漆液以供應臺灣漆器的製作。安南漆樹於1923年在臺中魚池進行試植，所產出的漆液雖透明度高、黏著力強，但含水量高、強韌度弱，整體品質較為低下。生漆雖適合作為打底漆使用，但精製後的熟漆光澤度不佳，不適合作為最表面的上塗來使用，但中塗以下與中國產漆混用則效果良好。

雖然漆樹在臺灣試種算是成功，但根據1935年殖產局商工科的紀錄，製作漆器的漆還是多從中國及越南進口便宜生漆，到臺灣後再進行精製，且由於臺灣濕度高，漆可以迅速乾燥，因此大部分的安南漆是為了供應日本本島而生產及精製。

隨著安南漆樹的種植技術穩定，1940年日本「齋藤株式會社」成立「臺灣植漆會社」，在苗栗銅鑼種植漆樹並製作漆器工藝品。直到1951年前後，南投埔里所種植的安南產漆樹產量漸漸勝過苗栗銅鑼，臺灣漆產業重心便漸漸轉移至埔里。

日治時期「蓬萊漆器」的誕生

那麼屬於臺灣的漆文化究竟是如何誕生的呢？日治時期有一種被稱為「蓬萊漆器」的器物橫空出世，這種漆器又被稱為「蓬萊塗」、「高砂雕」等，它與上述日常用途的漆器不同，是作為觀光商品，備受矚目，可說是早期的文創產品。

施至輝的〈天上聖母〉

(圖／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創造此種類型漆器的日人山中公（やまなか ただす，1884-1949），生於四國，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漆工科，1916年來臺，在岳父的富貴亭料理店旁，開設「山中工藝美術漆器製作所」，製作具臺灣風土色彩的「蓬萊漆器」，並在臺中物產陳列館（原原啟紀念館）販售。

這種特殊漆器的商機，引起當時臺中市政府的注意，於是在1928年設立「臺中市工藝傳習所」，由山中公主持。這所學校類似於現今的職校，除了師徒制的學藝外，也必須修習修身、國語、算數等課程。一年招收10名學生，為包食宿制，但交換條件是在畢業後兩年內必須居住於臺中市內並製作「蓬萊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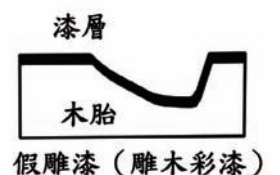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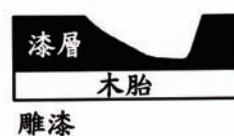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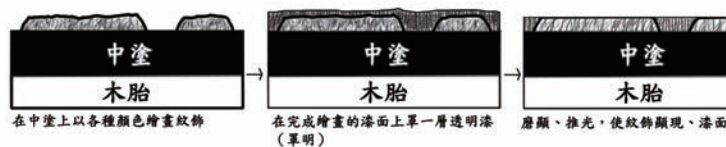
後來這所學校轉為私營，更名為「私立臺中工藝專修學校」並擴大招生，主事者仍為山中公，營運所需的經費除市政府的補助外，師生作品販賣所得也是維持學校運轉的重要來源。此時期想要入學的學生相當多，有時錄取率甚至不及一半，教職員數量也因此逐年提高。修業年限為三年，並增設修業年限兩年的「專攻生」，漆工科課程除一般學科外，修習工藝史、材料工藝法，以及下地法、髹漆、描金等實際操作。^(註1)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私立臺中工藝專修學校」改名為「私立工藝職業學校」，後再轉為「臺中建國職業中學」，1947年臺灣省教育處以「未經立案」為由，逕予解散，結束了短短19年的輝煌時光。

1
2 | 3

- 1 以「磨顯填漆」為主要技法製成的蓬萊漆器「彩繪填漆原住民杵歌紋大掛屏」（圖／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 2 磨顯填漆製作技法（斷面示意圖）（圖／吳巧文）
- 3 雕漆與假雕漆比較（斷面示意圖）（圖／吳巧文）

磨顯填漆製作技法（斷面示意圖）





1 | 2

1 以金漆描繪紋飾、留白較多的日本漆器「五七桐紋漆器杯」。

(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 色彩豐富、畫面滿版的蓬萊漆器「雕刻彩繪臺灣風物紋漆盤」。

(圖／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蓬萊漆器」的特點

說了那麼多，「蓬萊漆器」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漆器呢？它以「磨顯填漆」、「木雕彩漆」、「鑲嵌」等多種技法描繪臺灣原住民、庶民生活、熱帶水果、蘭花等具有臺灣特色的題材，以原住民題材為大宗。製成的器物種類有瓶、盤、掛飾、各種樣式的盒子、櫃子、煙具組、墨水壺、相框、檯燈等尺寸偏小但裝飾性強的器物，讓來臺遊歷的觀光客，將這些具有臺灣特色的器物帶回家鄉作為伴手禮送人或自己慢慢回味。

以「磨顯填漆」為技法所製作的蓬萊漆器，會在完成中塗的胎體上直接描繪紋樣，紋樣乾燥後罩明，陰乾後磨顯、推光，這樣一來可以使作品表面平滑。且放置的時間越久，表層所罩的透漆明度增加，使下方色漆的顏色更為鮮明。這類器物的畫面具有景深，有些會留下題詩或作品名稱，繪上鈐印，使作品散發人文畫的氛

圍。「木雕彩漆」則是在木胎上將紋飾刻出後打底再上色，然後罩上透明漆，最後乾燥研磨，形成淺浮雕效果。這種技法在明代《髹飾錄》中稱「又有木胎雕刻者，工巧愈遠矣。」^(註2)，也就是俗稱的「假雕漆」。在日本為「讚岐漆器」的特色。應用這類技法的漆器，常以帶狀幾何紋作為邊飾，邊飾內雕刻圖像的輪廓線，並依照輪廓填色。最後還有以「鑲嵌」為主要技法製成的蓬萊漆器，構圖方式與「木雕彩漆」類似，以帶狀幾何紋作為邊飾，內鑲嵌主要圖像，以黑漆為地，鑲嵌銀白色的貝殼，在色彩上形成強烈的對比。

整體來說，「蓬萊漆器」多以深色為底，紋飾布滿器身，使用紅、綠等明度較高的色彩。不同於當時日本漆器較多留白，並以金漆描繪紋飾。另外「蓬萊漆器」的鑲嵌僅作為配色使用，明顯不同於當時以紅色或黑色為底，並以鑲嵌表現主要紋飾的福州漆器。



「蓬萊漆器」中對南島風情的想像

「蓬萊漆器」以題材表現強烈的臺灣地方特色，但在圖像配置上顯得制式化，常以前景主題搭配香蕉、椰子樹，中景水面，遠景山脈的表現方式；背景元素也較為單一，包括香蕉樹、椰子樹、房屋、欄杆、山豬等。對原住民人物的刻畫也幾乎千篇一律，僅強調其多色、條紋等近乎刻板印象的特質。因此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推測畫面中所呈現的族群為何，例如邵族杵歌、達悟族獨木舟等不同族屬的特色。

而裝飾性的幾何紋大多來自排灣族的木雕，及達悟族的漁船雕飾，但是器形與母題的搭配並無直接關聯，因此我們會看到外型類似達悟族漁船的器形中，船身的裝飾卻為排灣族的紋飾，顯示出「蓬萊漆器」的製作者對於臺灣原住民的認識是較為籠統，往往忽略不同族屬的藝術特性，只為了表現出臺灣不同於日本本島的「地方色彩」來滿足觀光客對臺灣的刻板想像。

作為土產品的「蓬萊漆器」

目前已確知有販賣「蓬萊漆器」



的商行都不是「漆器店」，而是「土產店」或「番物產店」，這顯示「蓬萊漆器」的使用功能被認定與日用漆器的使用有所區隔，是以作為紀念品或土特產的商品為主要目的。當時主要盛行的漆器還是傳統的日式漆器，為常民日常使用，販賣漆器的商行遍布全臺，且常與陶瓷器、家庭雜貨、及金屬器等日常生活用品一同被販賣。另外，臺北的「松下漆器工廠」，及新竹的「理研電化工業株式會社新竹工廠」，則是工業化大量生產漆器；其中，後者是位於日本靜岡「理研電化工業株式會社」的臺灣分廠，製造外銷用的鋁胎漆器、木胎漆器等工業化量產產品。

1
2

- 1 「木雕彩繪原住民圖紋煙具組」在外型類似達悟族漁船的器形中，船身的裝飾卻為排灣族的紋飾。（圖／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 2 實際邵族杵歌的樣貌，日月潭蕃樂杵之音（臺灣八景之一），明信片。（圖片來源：《日治時期（1895-1945）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全島卷（上）》，頁148。）

註釋

- 註1 臺灣總督府文書課，〈臺中工藝專修學校州費補助認可〉，《昭和十五年永久保存第十一卷》，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檢索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頁333：<http://tais.ith.sinica.edu.tw>（點閱日期：2017年10月7日）。
- 註2 王世襄，《髹飾錄解說：中國傳統漆工藝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129。
- 註3 臺中市報編輯，〈勸業事項〉，《臺中市報》，1927年3月26日（第24號），頁37。
- 註4 臺中州編纂，《[昭和十年版]臺中州概觀》，臺中：臺灣新聞社，1935，頁103-104。

參考資料

- 王世襄，《髹飾錄解說：中國傳統漆工藝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吳巧文，《日治時期臺灣「蓬萊漆器」中原住民題材作品研究》，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碩士班碩士論文，2018。
- 徐玉富、徐苑菁，〈臺灣天然漆發展史〉，《亞洲漆藝典藏展專輯暨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2017，頁110-112。
- 許世融、郭双富，〈山中家族與臺中漆器的發展〉，《世紀宏圖：臺中百年歷史回顧與展望——臺中驛、第二市場、七媽會和它的時代會議手冊》，臺中：臺中教育大學，2017，頁43-73。
- 張良澤、高坂嘉玲主編，《日治時期（1895-1945）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全島卷（上）》，新北：臺灣圖書館，2013。
- 黃麗淑計畫主持，《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漆器類典藏品研究案》，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03。
- 黃麗淑，《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專輯：千文萬華：繽紛的漆藝世界》，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0。
- 臺中市報編輯（1927年3月26日），〈勸業事項〉，《臺中市報》，第24號，頁37。
- 臺中州編纂，《「昭和十年版」臺中州概觀》，臺中：臺灣新聞社，1935，頁103-104。
- 臺灣總督府文書課（1940年），〈臺中工藝專修學校州費補助認可〉，《昭和十五年永久保存第十一卷》，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檢索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頁333，<<http://tais.ith.sinica.edu.tw>>，2017年10月7日點閱。

透過以上的梳理大致可了解日治時期臺灣漆產業多元發展，包含製作「蓬萊漆器」的「製作所」，販售「蓬萊漆器」的「土產店」、「番物產店」，販售日常生活用器的「漆器店」，以及製造外銷用的工業化產品的「工廠」，顯示出三種不同功能的漆器類型，分別在不同的場域製作、販賣。

為什麼這種作為土產品的「蓬萊漆器」會大受歡迎呢？臺中市政府在1926年曾為了選出臺中市的特產品而發起選拔，山中公所製作的「蓬萊盆」獲得第二等的獎項，是前五名中唯一一件工藝品，其他均為加工食品，評審對於這件「蓬萊盆」評價是「脫胎自排灣族的楯，又使用了臺灣動植物的紋樣，在支那漆塗中算是優品，但普遍性較第一名（臺中仙貝）低且價格稍高」。^{（註3）}

而在介紹臺中景點和名產的刊物《臺中州概觀》中，也有提到：「本市的特產品是漆器，以本市八仙山產的紅檜、檉等製成盆、菓子器（點心盒）、莨入（菸盒），以原住民風俗、風景等熱帶情趣為紋樣，是博得好評的土產品。」^{（註4）}這些獎項及描述，都指出了「蓬萊漆器」是臺中優秀的土產品。

雖然「蓬萊漆器」作為土產品價格稍高，但成績卻是不容小覷的，不僅被以「臺中名物」介紹給來臺旅遊的旅客，還有年產額兩萬的銷售數字，表示每年約賣出3000到6000件。但到了戰後，這種具有觀光禮品性質且價格偏高的工藝品旋即沒落。直到1952年顏水龍的《臺灣工藝》出版，這項盛極一時的產品才再次被喚醒。^{（註5）}



山一物產販賣所販賣之蓬萊塗外包裝，郭双富先生典藏。（圖／吳巧文）